

迎接第九次  
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

## 青春作伴，文学还乡

——参加全国青创会的回忆

□关仁山

文学是青春的证人，凝固成永恒的记忆。新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马上就要开幕了，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。“青春作伴好还乡”，青年作家走到一起，交流、碰撞，正值多思年华，充满朝气活力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我回忆自己参加全国青创会的珍贵的经历，激动万分，这既是对自己文学创作道路的一次回望，也是对自己的创作历程与青创会的深刻联系的一次总结。

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，对于正在经历青春的青年人来说，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青春的宝贵，认为一切来日方长；等到了我这把年纪时，才会有更深的感悟，感觉时间确实不够用了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读名著，读得泪流满面，因为在书里可以找到故乡的自己，读高中的自己、读大学的自己、走向工作岗位的自己。那些梦想、那些情愫甚至那些荒唐，都在你日渐成熟却又麻木的心里，照进一束光，照射在你不愿示人的、那个最温暖却又最脆弱的角落里。

我参加过1991年、2001年的两次全国青创会，后来还列席过一次。秋天来了，青春的文学正在起步，这样的盛会上，一群青年人聚在一起，迎来的是文学的春天。春天播种，一次次的青创会播种着文学的火种，这样的盛会其实也是在收获——文学让青年人走到一起，走进文学的秋天，秋天的果实能不丰硕吗？

1991年，我28岁，能够参加这样的盛会自然十分激动。在第四次青创会上，我做了一个书面发言《青年的天空，作家的梦》。河北团是铁凝主席任团长，河北作家阿宁、何香久、张立勤也参加了会议。大家从石家庄统一出发，到了北京，住在北三环的中日友好交流中心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居住的楼层与天津团挨着。天津作家桂雨清是我的老朋友，因为我给天津群众艺术馆的杂志《天津演唱》写稿，通过老桂又认识了肖克凡、王家斌、宋安娜和李志邦等天津作家朋友。大家在房间里聊天、谈文学，真是快乐。当时我刚刚认识了北京作协主席管桦老师，管桦老师的儿子鲍河杨到会上看我。鲍河杨大哥让我多读些名著，真正深入生活，写有艺术品味的作品。他很有思想，给我讲了好多尼采等外国思想家

的理论，还给我推荐了12本好书。

我记得自己将老作家冯至的一段话抄写在笔记本上：“真实的造化之工却在平凡的原野上，一棵树的姿态，一株草的生长，一只鸟的飞翔，这里边含有无限的永恒的美。所谓探奇访胜，不过是人的一种好奇心……我爱树下水滨明心见性的思想者，却不爱访奇探胜的奇士。”这段话我反复琢磨，成为我由通俗文学转向纯文学写作的启蒙。因为我正在创作有关渤海湾的“雪莲湾”系列小说，在会议上，肖克凡给我引荐了写海的天津作家王家斌先生——他在海上“摔打”多年，刚刚出版了小说《百年海狼》。他听说我也写大海，见到我很亲切，说：“咱们对海的情结，是‘旱鸭子’体味不到的。”王家斌对我和肖克凡说：“我瞅小关的走路姿势，就是海边人的鸭子步。”我很惭愧地说：“我不是真正的渔民，我也是‘旱鸭子’。对于大海我看不透，是个旁观者，还得您多多赐教。”王家斌便讲起了他对大海的理解。记得他说的“是海给了我根，给了我力量”，让我思考良久。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社会上商潮汹涌，我时常感到有一种隐形的海在涌动。当青春迷茫、孤独、无奈的时候，我总想到故乡的大海，我敬佩大海的品格。没见到真正的海之前，我曾浮泛地、迷惑地以为自己博大；可见到海后，便看到了大自然的品格。人只有在内心的风暴过后，才能感到宁静。在浮躁的世界里，宁静地生存在是幸福的。回去后，我就申请到县里的渔村深入生活。这就是和朋友们思想碰撞后的想法。

我的小说创作，就从大海开始吧。像我这样，父母没文化、自己又笨的人，纯属在基层文联苦苦奋斗的文学青年，不如借点大海的仙气吧，兴许就能从古老的黑泥滩上跋涉出去呢——我告诫自己要把握住机会。后来的创作之路证明，我走对了路子。应该感谢青创会上朋友们的启发，我是幸运的。在青创会上，我还见到了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崔道怡老师和责编王扶老师，那会儿他们刚刚发表了短篇小说《苔雪》。他们鼓励我继续创作，继续给《人民文学》投稿——这真是一种激励，我在会上就想，散会后得赶紧投入生活和创作中。

聚也不是开始，散也不是结束。时代从身边喧嚣而过，作家有时内心是寂寞、孤独的。会议散了，我们回到生活中，回到书桌旁，笔下的人物、情感或许在瞬间消失，但是，我们还要枯燥地坚持下去。某一刻的灵感，忽然在黑暗中闪光，那是来自青创会的充电和“感悟”。会后，河北文联安排我进入河北文学院，成为一名合同制作家。我到了唐山的渤海湾，主动要求到那里的小渔村河村挂职副村长深入生活。有人风趣地称我是“下海”了。在村里，我跟渔民出海打鱼、植树，还管计划生育。我创作了中篇小说《蓝脉》，在1992年第7期的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，崔道怡老师为我写了一篇评论《又一个海的歌者》发表在《小说月报》上。我很感动，但静下心来后又不接受。我哪里是海的歌者，是大海成全了我，是海潮推着我在文学道路上走了一程。尽管这一程路，我走得不完美，毕竟还是起步了。我在海上的路，永远像拖在船尾的一条缆绳。珍惜过程，不问结局。感激大海，感激青创会上的相遇。我觉得，没有哪个会像那次青创会对我冲击那样大，这种文学氛围真让人怀念。会议就像一本书，不仅激励你，还将另一种文学原色还原给你。于是，我们便有了穿透生活的洞察力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中国作家协会对青创会格外重视，每次会议召开之前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都会到全国各地，围绕当前青年作家的创作问题进行深入调研，倾听广大青年作家对加强队伍建设、繁荣文学创作的意见和建议，然后才确定会议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。

到了2001年的青创会，一晃过去十年了。那时河北文坛的“三驾马车”形成已六年，有的媒体都称我为“老牌”青年作家了。大家不再生分，好多都是熟悉的好朋友。我与河北诗人刘向东被安排在一个房间。那时我晚上改发言稿，压力还是很大的。我向刘向东兄求助，刘向东兄非常热心地指导我修改。这次青创会上，我虽然发了言，但是我仔细观察发言的青年作家后发现，他们多是创作长篇小说的大家。会上讲课的专家规格很高，讲了青年作家应怎样整体认知时代、把握时代，我感觉收获很大，真正做到了求知和“充

电”。以前我以创作中篇小说为主，这次因为会上好多青年作家写长篇小说，我受到了鼓舞和启发。我在会上还见到了北京出版社的隋丽君老师，她邀请我创作长篇小说，我在会上就有了写长篇小说《天高地厚》的想法。2002年，北京出版社把我安排在北京怀柔红螺寺旁的培训基地，让我闭关创作长篇小说《天高地厚》。说实话，开始尝试创作长篇小说时心里不免打鼓，但闲聊的时候，张平、周梅森和柳建伟也鼓励我创作长篇小说，这许多的温暖细节浮现在眼前，现在想来真的是意义非凡。

求知无厌知无尽，治学有恒学有成。治学、交流、碰撞而后“再生”，是创作的秘密，也是青创会的魅力。讲座话题里，当然有青年作家素养的提升，深入生活、读书中汲取营养，使艺术观念转变提升等等。所谓的“再次生成”，我感觉有三层含义：一个层面是青年作家之间的影响，互相热爱、互相欣赏、互相提醒、互相认同，真正的好作家都是内心开阔的、心溢良善的好人。爱、善、正义是一个写作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，只有拥有这些理性精神，才会真正激发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杰出的作品才可能诞生。第二，以文会友，青年作家与各大出版社、刊物及媒体朋友建立联系和友谊，青创会也是建立作家“人脉”的平台。这是一种美好的相遇，充满着各种碰撞、交流、思考，目光相遇时不仅能读懂彼此的心，还能拓展自己的眼界。这种相遇与浸润，必然在漫长的时光中凸显珍贵，让青年作家的心更加宽广辽阔。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相遇比喻为生命的萤火，永远在暗夜里闪光。第三，是可以敞开心扉听领导讲话、听专家讲课，在倾听中领悟、吸收消化，让文学以及文学之外的知识走进内心，培育自己独特的艺术感觉，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。我们读书的时候，敬仰鲁迅、茅盾、巴金等文学巨匠。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那么有学问，讲究修身立德。每一个青年作家都要加强修炼、增强本领。青年作家要坚守从文初心，坚守艺术净土，在全社会树立良好榜样。青年作家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和追求，时刻注重形象，努力追求高雅，自觉抵制低俗、庸俗和媚俗。所以，我想，青年作家们除了分

享关于大师创作的经验外，还要想到要做什么样的人。记得会上专家分析作家经典时，提到前辈作家身上执着、坚韧、干净、深厚的文学风范，一直影响着青年人。青年作家在写作的初期要远离世俗气、市侩气、江湖气，要树立自己文人的正气、超然气，要坐得住冷板凳，耐得住寂寞，潜心创作，写出“能压得住心的作品”。

现在中国作协的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，特别需要青年作家的参与。青年作家应该加大关注现实的文学创作，眼下对“现实精神”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。现实生活本身就鲜活、复杂、立体、深刻，文学的内涵应是广博的：表达善意的人间情怀和人情、人道主义内容，对美好善良的祝愿、期待与预言等等。比如说乡村振兴里的生活，便是沸腾火热的，我们眺望乡村的早晨，是万情涌动的。时代没有摹本，只有不穷的精神。青年作家可能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潜流，这种激情。诗人需要激情，小说家同样需要。我最近正在创作关于滦河流域和贵州乌蒙山农村巨变的小说，我行走在太行山、滦河河畔、华北大平原上，行走在贵州的乌蒙山上，切切实实从人民与生活中获得了激情，获得了一种自豪和责任。我们怎样才能讲好新时代的故事呢？我们为时代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呢？现代科学、互联网、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便捷的生活方式，但这并没有为社会提供新的思想，没有使人的心灵更丰富，甚至有时还会让人焦虑、迷惑和疏远。怎么认知今天的新时代，是青年作家必须面对的课题。所以，文学应该求变。增强文化自信与建设文化强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，需要每一位青年作家认真思考。青春既有觉醒也有梦想，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有梦想，大胆的梦想、幻想、奇想都是合理的。青年作家应当全身心地投入学习、拥抱新时代，将自己的梦想与“国之大者”有机融合，然后再进行艰苦的艺术创造，将精益求精的精品力作奉献给读者。今天的青年作家们无疑是幸运的，即将召开的这次青创会，将会证明你们是有活力、有激情、有思想、出类拔萃的一代，将会创作出既压得住心又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。

## 用作品写出自己的回答

□王苏辛

1 在写作中，事实是判断，虚构是方法。认识先于写，而写又在论证认识是不是够准确。写得久了，就觉得“准确”是写作者最重要的美德。准确了，才有真诚。而真诚是一种能力。

2 没有什么比直接写更重要的。阅读不一定能教会人写出好作品，但多写一定适合那些本该从事写作的人，让他们的作品早点成熟起来。多和人打交道也是很好的观察训练。用别人的眼观察世界，了解社会的运行规则，保持警惕，才能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内心的敏感。

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，是很多长期独自写作、鲜少社交的青年作者们一次难得的聚会。和同行交流几年来的精神变化、作品变化，比看着各自的面目如何被时间改变，还要更惊心动魄。

3 在2018年的第八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

议的发言讲台上，我可以坦然地说：“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各个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像过去那般明显。那么，在一个被互联网包裹着的、逐渐消融边界的世界中，我们面对滚滚而来的信息，怎么在信息流积累起来的虚拟厚度中，用自己的方式，书写它独特的真实？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，它和21世纪以前那些人的精神世界，究竟可以有什么不同？或者说，如何真正准确地书写一个真正打开的21世纪？写作最大的意义，是对那些尚未被发现的人类经验，进行一次彻底彻底的发现。只有具备这样的前瞻性，才能真的写出准确回应当下时代质地的作品。”

然而，当时说出那番话的我，还不知道为了写出这样的体验与经验，居然会那么艰难、彷徨，却也如努力游泳的人，不肯回头。

4 作为自我意识觉醒较早、不愿意被规训，但实则晚熟的人，想要纠正自我，颇费功夫。写作教会我辨明内心，成为不被与生俱来的激情状态所控制的人。这或许是文学创作的特质之一？

每一个靠近的人都会成为观察的对象，他们的出现就像镜子，照出身上的不足。尽管知道自己有时候很难改变，但能知道自己有哪些问题，也已经是很重要的提醒。这不光是为了写作，更是为了自己。这个投射的过程，被运用在写作中。迄今为止，我写下的角色都是这样一些“镜子”。认识发生变化，笔下的人物形象和小说书写方式也在变化，时间在脸上流过，但更在心中折叠出一段一段内心的褶皱。

参加青创会，也是一次找寻“镜子”的旅程。日常生活中鲜少出现的创作交流，在几日的会议中成为日常，内心的变化付诸行动上一次细节的改变，看似简单，实则是一段漫长路最终落笔的样子。

5 内心交流和日常交往一样重要，或许还要更重要。认识一个人，要认识他的灵魂，如此，才算真正认识了一个人。而灵魂常常暗自低语，它的每次变化都是内心能量的变化。一页用多年细碎时间记录的主页，一面来来回回重复观赏的“镜子”，在互联网时代，成为很多人共同完善、浓缩的记忆。我想要在写作中，引

出这样的“集体”。

“短视频创作者”是极具生命力的人群，他们需要保持对外界极高的敏感度才可以一直在行业中生存下去。我想写这样一些独特的短视频创作者，他们是自我意识强盛的一代人，又是需要不断对外界变化做出反应的一些人。时代的变化赋形在他们身上，成为极具表现力的细节。我想要把这些细节织成一张网，还原一代人的内心变化。

为此，2020年，我开始书写长篇《重新醒来的一天》；2024年，这部小说的修改终于进入尾声。

6 黑塞的《玻璃球游戏》中有一段动人的情节——主人公克乃西特第一次遇到音乐大师，大师向他说了四个“再来一次”。

福楼拜的《布瓦尔与佩库歇》中，两名抄写员度过了一段反复尝试又失败的生活后，再次做回了抄写员。

一面是向上的“劳作”，愈来愈开阔的精神求索；一面好似是面对限制般的“悲剧”故事，居然在愈演愈烈的“重复”中，被洗出明亮

的质地。

7 2022年的普通一天，我感觉房间内的家具在移动。突然意识到，那不是移动，而是远方的声音消失，近处的声音成为全部的事实。这样一种剧烈的限制就像另类的激情时刻，需得调动全部的信心完成眼前的作品。

也是另一个2022年的普通一天，在故乡县城的家中，感觉到许多被遗忘的童年记忆扑面而来。温情褪色，到处是停顿，到处是限制，人在记忆中穿行，竟像辛苦走着一条全新的路。直到突然想起童年时跟随老人听的民间戏曲，缓慢的节奏曾经让幼稚的自己感到焦躁。再次想起，竟觉得那是因为描述清楚了停顿，所以才缓慢。一瞬间，豁然开朗。

8 再次参加青创会，我不再是更年轻时的自己。时间在脸上留下细节，内心更加平静，行动更加收敛。我有时会忘记自己的样子，有时候也会被自己自言自语的声音吵醒——一次次在前行的路上，重新醒来，重新出发。

原上草

关仁山